

集部

范太史集卷十四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乞罷開樂宴劄子六月二十一日

臣伏見今月一日以後羣臣累拜表請聽樂所請愈數而批答愈緩以此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心孝性深遠無窮發於至誠有所未忍令已批答允許臣竊恐有司請置宴開樂不敢不先言之臣愚以為居喪則

行喪禮在吉則行吉禮除喪之後如遇吉禮即可聽樂不當特置一宴以開樂為名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賜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伏請雖至七月其開樂宴亦更不作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取

進止

貼黃如以臣言為然乞候有司奏請只作聖旨指

揮

論農事劄子七月十日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内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嘗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

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囏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囏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躭樂之從夫稼穡之囏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禄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宫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

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
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
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
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静則
天下静君心不静則天下亦不静朝廷唯躬儉節用無
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
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
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

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嘗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

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内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恵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留無逸孝經圖劄子

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陛下嗣守祖宗鴻業方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夕觀省以益聖德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敝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曰朕不欲背

聖人之言乃置之左右又諭侍讀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命侍讀學士王沭書之又命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二圖序亦令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為法今邇英閣止書圖序於屏間而無逸孝經二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即乞特命侍臣善書者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從來置在御坐之後昨因修展邇英閣方徹去却書於屏間此圖乃祖宗

舊物臣竊惜之伏乞依舊張掛三圖並列如仁宗朝故

事以彰陛下欽明稽古仰遵先烈之意取進止

貼黄邇英閣兩壁見有前代帝王事跡畫圖如置

到無逸孝經二圖只乞重上張掛别不換動即無

所妨

十月二十九日上此奏十一月一日邇英進講三

圖皆張掛無逸孝經仁宗朝舊圖王洙書無逸蔡

襄書孝經此云襄書無逸洙書孝經乃據實録之

誤兩朝寶訓與寶録不同據圖則寶訓是也

乞不限人數收養貧民劄子十二月二十日

臣伏見陛下以今冬大寒異於常年聖心憂軫救恤小民無所不至近又出禁中錢十萬貫以賜貧民此誠博施濟衆堯舜之仁也禮記曰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臣知此財一散而人心皆聚於朝廷矣古之聖人未有不矜恤孤窮者堯命舜舜命禹皆以四海困窮為託書稱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蓋置而不恤則是

虐之矣棄而不養則是廢之矣伊尹稱湯曰先王子惠困窮周公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夫聖人養天下之民使貧者不至失所則不貧者自安是故古者為政必先恤困窮之民國朝祖宗以來惠恤孤貧仁政非一每遇大雨雪則放公私房錢以至糶米賣炭散錢死者則賜錢瘞埋惠及存歿近日朝廷無不舉行而又發内帑之錢降非常之恩德澤之厚無以加矣陛下勤恤小民如此而臣忝在

左右竊思有可以少補聖政之萬一者忍黙而不言哉古者鰥寡孤獨癈疾皆有養既養之則不至於凍餒而死朝廷自嘉祐以前諸路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癈疾至嘉祐八年十二月又增置城南北福田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臣竊以為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又朝廷每遇大冬盛寒則臨時降旨救恤雖仁恩溥博然民已凍餒死損者衆夫救饑於未饑之時

先為之法則人不至於飢死救寒於未寒之時預為之備則人不至於凍死今每歲收養與臨時救濟二者等為費用不若多養之為善也臣愚以為宜於四福田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並依舊法收養委左右廂提舉使臣每至冬月多設方畧救濟或給米豆設糜粥不必專散見錢其使臣存活到人數書為課績量與酬奬死損多者亦立殿罰如四廂使臣提舉難偏即委吏部臨時更選差使臣四員相兼提舉量與添給仍理

為重難短使存活死損殿最亦依四廂使臣法其天下廣惠倉竊慮州縣不以為急乞更申明成法每歲以時舉行委逐路監司丁寧行下所屬州縣及因廵歷案視或於逐州别差官點檢使知朝廷掛意令官吏用心振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不得輕易以為末事畿内諸縣亦乞令擘畫官屋依京師收養無令逺者聚於都下重立條禁以絶主掌支散之人減刻之弊如此則物不虛費而所活益多矣國家富有四海每歲用係省錢一二萬

緡於租賦之入無異海水之一勺而饑窮之人日得食錢之資升合之米則不死矣此乃為國者所當用王政之所先也況朝廷幸不惜費唯更增修舊法推廣祖宗仁政以副陛下惻怛愛民之意夫何難哉臣竊惟陛下近日所行萬萬於此而臣之所陳事乃至微然古之聖人莫不以此為先務所以拯生民之性命其法不可不備也如臣言稍有可采伏乞詳酌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四福田院條制逐院每年特與僧一

名紫衣行者三人剃度推恩至厚而所養人數不多今若增添人其恩澤亦乞詳酌立定分數每存活若干人即與剃度一名如死損及若干人即減剃度一名所貴各務存養人命

進經書要言劄子三年四月

臣近於邇英閣進講嘗指陳尚書要切之語望陛下因習筆札書之以置座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閒燕之中出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

正心修身自彊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武王於席之四端為銘於几杖為銘於衣帶為銘於屨為銘於觴豆為銘於戶牖為銘舜湯武王其自修如此而况於後世之君乎今陛下纂承累聖日勤問學若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畧舉要言以為明鑒置之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舜禹之戒湯武之銘其揆一也臣職在勸講無補毫分茍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節畧尚書

孝經論語切要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備
聖札所冀陛下手書之目覩之心存之庶可以少助進
德之萬一臣不勝拳拳之愚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
至

進古文孝經説劄子八月二十日

臣伏覩國史章獻明肅太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
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仁宗觀覽臣職勸講雖
不足以跂望前人之髣髴然區區忠益敢不盡愚竊以

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莫先於孝經孝經有古文有今
文今文即唐明皇所注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
以來唯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
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為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
臣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故嘗妄
以所見又為之說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關省覽
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羣經之首萬行之宗儻
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說謹繕寫為一冊上

進千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勸學劄子 二十二日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閒燕聖學日勤然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補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令臣之愚竊欲陛下以學為急故敢畧陳一二惟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孔子皇皇其已

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之艱難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躭于酒或盤于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謟諛日親忠正日踈人心離貳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後世視以為戒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

繫於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他術焉唯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太祖皇帝以

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陛下試思太祖此言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必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真宗之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在

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令邇英講讀乃仁祖之成規也英宗神宗皆遵守仁宗之法稽古好學陛下所知不幸先帝早棄四海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陛下陛下嗣位於今四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母臨天下陛下垂拱無為海内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也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

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國之道無不在

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
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陛下先熟其文臣等
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
之愚

薦講官劄子十一月十七日

臣伏聞仁宗天聖初嘗詔天下訪求講說之士令陛下
方嚮學問宜博選正人置之左右臣誠愚陋承乏於此
大懼無以少補聰明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臣伏見前校

書郎司馬康年三十九篤志好學行如古人資性端方克肖其父臣昔與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康為本局檢閲文字與之相接近十五年備覩其人操守如一尤長於講說使之執經必能稱職質於公論皆以為宜臣竊以光之忠直簡在聖心如康之賢陛下必自拔擢令臣止言其所長伏望陛下知察而已取進止

貼黄臣聞先朝舊置講官四員今孫覺在寬假臣與顧復輪講委是闕官臣與司馬光相知衆所共

悉令之所言非敢私於知己輒薦其子實以康之
學行可備勸講臣受陛下厚恩唯欲得人以助聖
學故不敢畏避嫌疑密入此奏伏乞留中特自聖
意處分二十二日司馬康除侍講

進尚書說命講義劄子四年正月七日同崇政殿說書顧復上

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竊以為君治天下國家欽天稽
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至言要道備在此書誠能法之
可為堯舜昔太宗皇帝嘗曰尚書主言治世之道說命

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篇伏望陛下詳覽深思必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罄竭謏聞講解於前謹輒記録所言編寫成册以備尋繹或賜顧問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册謹具上進取進止

點論語劄子

臣等昨進講論語伏見舊本點句差誤不少臣等雖逐受改正尚未能盡竊慮御前見用本亦有誤點欲乞降付講筵所臣等參詳改正進入以備温覽取進止

貼黄或乞下國子監别取一本點定進呈取聖旨

范太史集卷十四

范太史集卷十五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正始劄子 元祐四年五月十六日

臣蒙陛下擢授諫職才力淺薄懼不克勝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祖宗受天明命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是

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以千里臣侍經筵因進講每及人君正心修身之要君子小人繫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陛下聞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

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說諭皇帝存之於心若皇帝陛下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他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以幸天下取進止

乞再貶蔡確劄子 十七日

臣伏見已責降蔡確分司南京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議伏乞處以典刑更重行竄謫取進止 乞降付三省

論執政闕官劄子

臣伏見自胡宗愈罷闕尚書右丞一員執政繫朝廷重輕自非人望所屬有益於國不可以備位乞陛下精加審擇若聖意未得其人寧且虚此一員亦未至於闕事取進止乞留中

乞差實録檢討官劄子

臣伏聞曾肇巳除外郡修實録闕官一員昨差司馬康充檢討康以非久書成固辭而罷今來曾肇未了文字

須得一人成之欲乞却差康充檢討官不唯史官得人
亦公議皆允取進止乞留中出自聖意指揮
貼黃著作與修撰檢討文字相通本不可分今康
見在史院修日歷不兼實録職事未得安便
乞寛刑劄子二十三日
臣伏見蔡確已責降英州别駕新州安置臣知陛下宸
謀遠慮斷在不疑除去大姦實為宗廟社稷之計非以
陛下一心私喜怒也忍於一人所以不忍於天下之人

不愛一人所以愛天下之人也然確以凶德叨竊相位作威作福欺罔先帝屢起大獄排陷善良故聞確名者無不震畏以朝廷名器為已私物市恩結黨故貪利之士多為確用今佐佑確者不過懷其舊恩嘗與之相濟為惡或畏其復起不敢結怨不然則所見偏謬謂確以詩得罪欲薄其責不出此三者而已臣聞帝堯刑一人而天下服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之明王征討叛逆亦不過誅其元惡餘皆赦而不問使之自新若窮治

支黨滋蔓不已懼罪者衆則人情不安必有過刑濫及無辜此先王所深戒也夫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畧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今年已用大刑四方聞之無不震聳然人無愚智皆以確之得罪為當不宜更有驚駭物聽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黜然而章獻明肅太后仁宗既黜謂黨即下詔曰内外臣僚

凡與謂往還者一切不問所以安人情也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為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確已投荒裔不憂不死小人破膽不憂不惜唯當選用忠良力行仁義繼之以善政而已若因一凶人延及士大夫相繼黜逐不已則人情震動不安方今朝廷唯宜安静臣願陛下天地之德包含隐忍容養羣臣不責其全俟有顯過黜

逐未晚臣受恩深厚不同他人苟有益於國家不敢隱情臣無任恐懼之至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道

辨邪正

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

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為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别君子小人為先登進忠良黜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為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寛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

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夫憸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

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為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取進止

論城濠

臣伏聞開修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二丈五尺濶二百五十一步廣於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

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於此百三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版築過當小人之情唯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姦臣之所利本非先帝意也陛下始初聽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完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為

方城偏門即為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比祖宗時所無有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為甕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為此謀也必以為備北朝也使北朝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畀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今大臣不修德政而急於城池比囊瓦城郢之計也唐神龍中張仁愿為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甕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於京城為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

恩之守邊城也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為無戎而城無寇而溝公宮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甕城已就改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為方城其濠廣濶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取進止

論李之純蔡京劄子

臣伏聞知成都府李之純除戶部侍郎知瀛州蔡京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臣竊以成都兼兩路鈐轄方

面之任最為要重祖宗以來尤慎付與聞之純寛厚簡
靜蜀人安之宜且令終任或增秩再任今戸部雖欲得
人而遠方數千里休戚安危所繫亦不為輕蔡京素附
會姦臣蔡確衆所共知雖有才能而年少輕鋭非端厚
之士又故事自成都迴者多為執政其次猶為三司使
知開封府朝廷方當分别邪正如京者在所裁抑不宜
崇長今進職遠帥則資任愈隆為他日大用之漸實未
允愜伏望且令依舊如必欲名用之純乞别擇人付以

遠方取進止二十日批出未得施行二十四日蔡京改江淮發運使李之純候任滿取旨再任

論執政闕官劄子七月七日

臣伏聞安燾以母病在假孫固以老疾求退聞燾母病已危懇固年踰七十必是筋力漸難支持臣竊慮執政又有員闕不敢不先事而言執政與人主同執天下之權其任至重必有才德公正無邪可保其不欺謾為天下所服者乃可登用不可止以勲舊亦不可止以科第也樞密院必得曉知邊事多所更歷之人門下侍郎資

任最隆皆比宰相伏乞深留聖意慎加選擇陛下自去年以前所用執政多協人望其間雖非全德亦有所長可稱唯近日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臣昨於簾前奏陳料陛下必盡記憶今若有闕不可更不得人重失天下所望也臣不勝區區之愚取進止乞留中

再論城濠劄子十四日

臣昨上殿論修城開濠欲乞改東西南三面偏門甕城曲門為方城直門其濠廣濶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

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今將兩月未嘗施行臣竊以
京城為甕城尤為失體議者必謂可以威服四夷今使
外國傳聞天子居於甕城不足以示威乃所以啓侮此
公卿大夫之辱也而大臣以此為守國之計臣愚竊所
未諭況當國用窘乏之際計無所出而枉興土功為此
無益之費不知紀極假使作之有用不惜費而為之可
也今實無用其費豈不可惜又發掘既廣多發人塚墓
害及幽明恐傷和氣此皆朝廷所當恤也伏乞檢會臣

前奏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封樁劄子

臣伏見近遣户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

以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剥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

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

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論常平劄子二十日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畜積無以待水旱凶歉一時不雨則民饑饉流亡昨春夏旱京西陜西艱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饑民羣行刼米坐法配流者係纍相屬幸而得麥民復有生望故大盜不作耳然轉於溝壑與配隷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不衋閔而為之計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青黄不接之際民已如此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以救之自中夏以

來雨水不至過多秋成可望諸郡雖有被水災之處然約計之收熟之處必多年穀稍豐則公私逋負督廹民間速欲得錢無由貯積必至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自非朝廷廣謀收糴以時發斂則無以平糴濟民令諸路提刑司積常平錢猶多竊恐自罷散青苗錢以來常平之法尚未修復如舊臣愚欲乞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秉令秋豐稔穀賤之時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賤傷農來春穀貴則減價出糶使不至

於甚貴傷民若止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陛下誠能
出内庫金帛數十萬以為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
以時則官本存常而民被惠澤無窮濟民之命無大於
此祖宗置内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嘗出錢
一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此仁恩所以深結於民心也
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則今年散
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陛下出錢十
萬緡散之窮民民苦於寒陛下不忍坐視其死捐以與

之誠知民為國本不可不愛惜也況糴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止是以內庫之錢借之外路又有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為乎如以臣言為然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再論封椿劄子二十三日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椿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悉歸之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竊以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椿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

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昔唐之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給為便遂不復出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家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前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

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揺動先朝權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也今封樁之法未至如唐之大盈陛下聽言納諫遠過於唐之德宗若大臣有楊炎之請陛下豈有不從之者乎昔先帝有經畧四夷之志是故别貯以待用今陛下垂拱守成志於

無為畜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祖創業老於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修儉節勸課農桑則高祖之政文帝有所不用也武帝驅攘戎狄無歲不征昭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遂罷鹽鐵議榷酤宣帝總核名實選用郡守則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也臣前所謂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之不可不救若其計窮豈免掊克是奪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則

天下之民幸甚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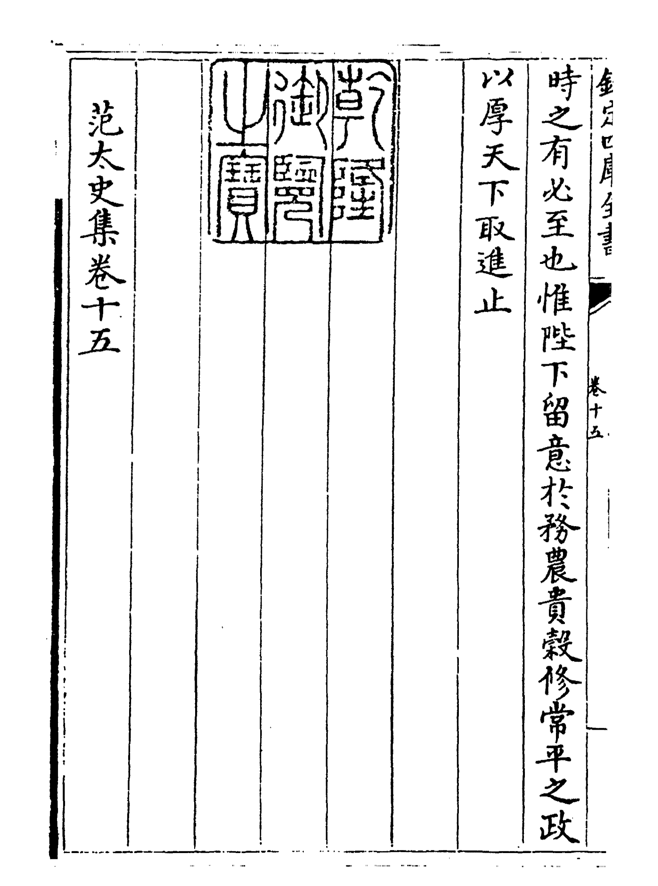
再論常平劄子同日

臣竊以為國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貴穀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孔子曰所重民食畜積者邦國之大本生民之大命也臣伏見累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昨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昃食於上大臣惶恐請罪於下豈非以倉廪空虛民無所食盜賊並起將有不可知之變哉一朝得雨報

賽神祇則君臣釋然慶會不復以民生為念矣夫歲之有豐凶天之常也豐年常少凶年常多水旱之災堯湯所不能免然而國不困民不亡者有畜積以為之備也昨春夏未雨之時民已無復生理幸而得麥出於望外豈可常恃僥倖天災之不成也臣訪聞諸路今秋可望大熟民間不唯速欲得錢必至甚賤又小民不為遠慮一熟則輕賤五穀粒米狼戾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是故操斂散之術以權之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

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輕重之權在上則其利不入於兼并之家而農民常得其平此所以家給人足也至於衰世豈不知斂凶不知散故其政荒其民流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如此者其國幾何而不亡也今天下背本趨末民惟視上之所好若朝廷以農為急乃可以使民務本黄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人貴之者好之者衆也誠使貴五穀而賤金玉則民豈有不以穀為重者哉

布帛不可一日而闕亦皆人力之所為至於五穀天不生地不長則非人力所能致也昔梁武帝享國幾五十年江南久安風俗奢侈不務畜積侯景之亂連年旱蝗富民皆懷金玉衣錦綺相枕籍而死唐末高駢亂淮南揚州米斗至直錢五十千皆史册所載古有此事安知來世之必無也今夫夏則畜炭冬則藏氷凡民皆能知之至於豐年則不知為凶歳之備葢以五穀為常有而輕之耳古人旱則備水水則備旱豐登則備凶歉知天



時之有必至也惟陛下留意於務農貴穀修常平之政以厚天下取進止

乾隆御覽之寶

范太史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太史集卷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秦聯登

范太史集卷十六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乞罷韓忠彦劄子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韓嘉彦已宣制授駙馬都尉其兄忠彦執政祖宗以來無此故事陛下動遵成憲懋建大公豈可使後世姻戚預政自今日始夫祖宗舊典君臣當共守之而不可隳也伏乞罷忠彦政事以為後法取進止

二八月

臣伏見韓忠彦弟嘉彦已授駙馬都尉忠彦執政非祖宗故事陛下方以大公至正率先天下豈可首變累朝舊典開姻戚預政之端伏乞早罷忠彦政事以為後世之法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劄子十二日

臣竊見樞密院闕官陛下選用執政臣不當預然臣忝備耳目之任有所聞見不敢不盡若但避嫌疑形迹恐

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謹具開列如後

一臣於六月十六日上殿面論中外未見有可相之人在外唯有馮京聞其病損亦有女嫁蔡確臣言如此非謂京便不可用也但欲陛下知而察之耳

文彦博亦與蔡確為昏姻吴充亦與王安石為親家趣向各異何嘗相黨若趣向皆同雖不為親自是黨也馮京在神宗朝為參知政事與王安石論議常不合先帝知京中立亦甚倚之其後與吕惠

卿同執政又多不協遂為惠卿所傾因鄭俠獄罷京政事天下為之不平及王安石與呂惠卿為仇敵惠卿繳進安石私書其一紙云勿令齊年知京與安石同歲故安石謂之齊年先帝因此知京不欺故安石再罷相之日即召京於成都府知樞密院其後京疾病廢忘以此罷去即無他過聞京精神不至虧損陛下如欲知子細只須遣一使至北京覩之可用與不可用不難見也京久在密院經

歷事多仁宗朝翰林學士存者唯京一人今人才
難得若復以京知樞密公論必皆允愜又得一前
輩老成之人與後進者相參後進者亦必有所畏
忌京年垂七十必不為欺密院止藉其謀慮知識
宜得老成之人臣與京素無恩分止是京初作執
政臣守官京師隨例旅見後來臣一向在西京修
書京過西京臣亦止與賓客一見此外更不相接
今之所言採之公論謂宜如此非獨臣一人以為

然也京與王安石呂惠卿論議不合多書於時政記今修入神宗實録可以考驗

一趙卨守邊治軍素有威畧深知兵法善揣敵情熈寧之初先帝一見卨即知其有將帥才驟加拔擢委以西邊之事今已二十年中間討伐安南雖無大功然處置南事多卨之力故先帝雖貶卨官使知桂州久不得還蓋藉其鎮遏故也今卨久在延州於國實有勤勞陛下若寘在樞密則所照管者不獨鄜延一路西北二邊及蠻夷之事皆可訪問

廟堂謀慮動繫天下安危豈比鄜延一路也臣竊料朝廷以守延州者難其人故未用禹臣愚以為若使禹自擇一人可代巳者必須得人禹是臣叔母之兄叔母巳亡有此親嫌若果用禹臣自當引避今不敢以親之故不言於陛下臣係中熟知邊事實未有如禹者

右取進止

明堂劄子九月七日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乗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閲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鑾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

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絶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减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畧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祖宗則神天降祉羣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明

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唯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祗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虔恭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羣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取

進止

上殿論法度劄子十八日

臣竊以朝廷治道必歸於一祖宗創業傳之萬世造立法度皆因衆人之智積日累月講磨而成非獨出一人之意取一時之便而已累聖相承百三十年比之前代治安最為長久其法有已成之效此可信而不疑也然行之既久則其間不能無弊熙寧之初先帝勵精求治思致太平稍欲更革弊事以光大祖宗之業而王安石

用意過當獨任私智悉排衆論呂惠卿曾布之徒欲以
改法進身一切變易祖宗舊政至今天下以為不便前
後臣僚論之已詳不待臣言而知也自魏晉以後官名
不正國家承平日久未遑制作元豐中先帝置局講求
此誠一代大典然有司亦失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
六典夫唐六典雖修成書然未嘗行之一日今一一依
之故自三省以下無不繁冗重複迂滞不如昔之簡便
臣恭聞先帝已厭官制之煩但未及修完不幸早棄天

下今二聖垂拱循守成規除去獘事十已七八海内安靖已有成效今臣之愚竊謂朝廷既以王安石之法為非唯當修復祖宗舊政則天下無事伏望陛下明諭大臣凡所措置變改悉遵故常無得出意於新舊之間别立一法自官制兵制將法民事有未便者更加修完祖宗時所無而今所有其可行者存之不可者去之祖宗時所有而今所無可復者復之如官制正名則如先帝之規事實則仍祖宗之舊其他可以類推如此則上可

以存祖宗經久之法成先帝制作之意下亦便於當今之宜庶使法度不至數變紀綱不寖隳壞取進止

論回河狀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元豐四年五月河決小吳六月三日神宗皇帝詔㫖更不修閉決口至十二月又宣諭輔臣曰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其詔書及聖語已書於實錄謹節錄進呈恭惟先帝聰明睿智窮神燭理不出九重而洞知河之利害斷以聖意如親臨覩雖神禹復生亦不過此所

以終先帝之世人莫敢輕議河行大吳今已九年自元
豐八年以來議者乃有異同朝廷疑惑故前遣李常馮
宗道後又遣臣叔百祿趙君錫案視皆言無可塞之理
即用北流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可謂衆
矣昔堯之時洪水滔天堯咨四岳誰可治水者四岳皆
薦鯀堯知鯀不可用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言其為人狠
戾必不能順五行之性也四岳皆曰試之堯乃命鯀治
水九載而功不成夫堯既知鯀不可用然而勉從四岳

者何也稽於衆捨巳從人也雖勉從四岳然鯀治水果無成功卒如堯之言夫以堯之聖知鯀不可用然猶捨巳以從人而况執政大臣出一言而欲天下莫之敢違乎夫河為四瀆之宗萬水所會自大禹患其難治然禹所以能治之者順水之性而巳漢武帝時河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武帝好神仙時方憂河決方士言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此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故方士以

此說之至以塞決河比求神仙及長生其難可知也自是以後二十餘年不復塞武帝既封禪廵祭山川因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帝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乃卒塞之名曰宣防其難亦至矣昨朝廷使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觧下流之患遂命偉專管勾疏導二股河臣竊詳李偉止因開沙河直隄第三鋪口放漲水入孫村口强名之為二股水落當復如故其理

必難久行就使大河能成二股則東西兩流占地愈多所備益廣隄防之費自倍先朝亦嘗為二股而終不成者河之大勢必歸於一故也而李偉因此乃欲以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奪大河復歸故道希合執政無所忌憚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謀於衆即依偉奏置都提舉修河司亦未嘗審問吳安持可與不可即令與范子奇同提舉安持既開直隄第四鋪口而第七鋪危急觀安持奏自八月八日救護至二十八日

日數不為不多用梢草等百萬物料不為不豐調急夫至六七千人力不為不至官吏自夜達旦不為不勤埽緶愈危隨即墊去甚於漏巵何時窮已終不能守而直隄自潰決百餘步今纔開一鋪而河勢變移人意已不能測功役已不為小安持所奏已執兩端將來閉塞北流何止萬倍於此若其無成豈肯任責又聞范子奇爭言河不可回朝廷已令分析昨謝卿材奏乞兼領河事制置一年必使國用不加費民力不加勞河清住招物

料住買水行地中冀不決溢河灘之地漸可耕墾自來春府界京東不銷調夫亦免科岀夫錢又乞赴闕禀議河事自河決以來監司未嘗肯任咎責獨鄉材所奏如此朝廷何不且試之一年若其無成顯行黜責如此則誰不盡力孰敢妄言而尚書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聞奏不令赴闕昨先移鄉材河東及復置修河司而改用范子奇意謂子奇必不敢違耳然子奇亦明言不可者豈固欲違朝廷哉子奇久任河北必亦知其可與不可

也臣竊見去年初遣二使之時大臣方且力爭或曰可塞或曰不可今言不可者已罷免所以廟堂無異議之人止用一李偉之言暴然復興此役用物料發急夫調兵已不為少凡河役一起則公私遂空將來聚十萬兵夫不唯窮困河北一路生靈京東京西亦皆震擾人民離散盜賊並興國之大憂或在於此今河去北京止十五餘里若進馬頭廹蹙河水則其勢不可測知脫有蹉虞北京將何以捍禦當此之時雖誅李偉輩不足以謝

天下生靈陛下悔之何及夫河不可塞在理甚明稽之
帝堯則當從衆驗之神禹則當順下質之先帝詔書具
存陛下昨欲遣使之時先已降詔恐人有觀望之意復
追改之此乃陛下以大公為心無所專主不輕河事慎
之至也及二使還奏大臣論議猶不能一獨陛下聖意
主張遂罷修河司數路之人方稍休息中外無不以為
至當今纔歷三時復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為不可陛
下又以為不可而執政耻其前言之失必欲遂非不復

顧天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妄舉大役輕動大衆河本無事而人强擾之臣不知執政以何為詞必以北流有決溢之害也夫夏秋之際百川皆漲非獨大河河中河陽兩山之間猶時有決溢況於河北河出平地無所扼束而北流隄防未理水性趨下安得全不為患也今秋水潦多於常年如昨頼昌水入城郭陳蔡亦有水災豈由河不復故道乎熈寧中河決曹村東南注鉅野與漢武帝時瓠子正同河決而南不可不塞故大興人徒塞

之然曹村之役人力已無所施一夕河自退背靈平乃成故議者以為天助非人功也祖宗時王楚横壠商胡皆不可塞非不欲塞也勢不可迴也先帝知其如此及河決而北遂不復閉蓋幸其北去無南決逼近都邑之患而河薄西山稍近禹之故道李垂孫民先嘗欲導河使之北流當時議者但以功費太大力不能為而已今河自行其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夫河者天地之氣氣之所向誰能禦之今東行故道已髙借使能以人力開

之至海終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來未聞用人功開土渠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順水而法使水隨人意此乃鯀陻洪水汨陳五行之失也元豐中范子淵為武濟之役欲横絶大河費國財害人命不可勝計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淵之肉及其敗事姦臣黨庇止奪一官陛下嗣位方加貶責今欲塞北流與子淵何以異校其勞費與其為害又非武濟之比也夫水官欲興河役正如邉臣欲生邉事官員使臣利於功賞俸給

吏胥主典利於官物浩大得為姦倖豪民利於貴售梢草瀕河之人利於聚衆營為凡言回河之利者率皆此輩非為國家計也且以國家今日事力何如漢武帝與先帝之時以漢武帝之雄材先帝之神武皆以塞河為難而今日執政容易為之此臣所不敢信也假使有可回之理可塞之勢方今國用虛乏民力困敝朝廷唯宜安靜猶當省費息民況必無可回之理乎又有言北流之害者或曰淤塘濼或曰河入北界則失中國之險此

皆私憂過計也塘水不依原法巳久非緣河決而後淤淺今河入界河日益深濶東流幾二百里乃入於海昔以界河為阻今以大河為限其為天險豈有過於此者乎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開大河上嶺出之匈奴東注之海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匈奴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絶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武帝壯之詔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所

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夫延年猶欲決河以灌匈奴武帝以其非禹跡故不為也今設使河入北界此乃天送禍於契丹也彼河入百里則失百里之地入二百里則失二百里之地河之所在國之災也何利於我而必欲專之議者又以為恐敵渡河入寇此又私憂過計也今河上流自西夏經北敵乃入中國自古未有匈奴以舟師入寇者也況其居下流乎若北敵能以舟檝與中國校勝此則書契以來未之聞也

假使東流成功北流退為平陸臣不知朝廷能聚兵於北境浚塘水而修界河乎凡以北朝為說者皆以安言恐朝廷望陛下拒絶勿聽而已自古欲舉大事動大衆必先盡天下之言不惡異同之論使人人各伸所見而後利害是非出焉至於治河必委忠實可信之人其論議必斷以經術非專用貪利邀功之人也漢武帝使汲黯鄭當時塞瓠子猶復壞成帝時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河隄令乃欲望大禹之功於王孝先李偉之徒

不亦難乎陛下凡兩遣使行河執政皆不以為信而獨信一李偉輕犯大河與討伐西北二邊無異其費無有限極國財民命委於洪流比之邊事尤不可計而朝廷晏然為之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諭大臣博采羣言息意回河勿輕動衆無以有限之財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測之巨壑勿為無窮之役興無涯之費以狥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罷都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以弭將然之患其北流決溢隨宜救護委

外都水使者自來春為始亟理隄防仍速行相度修閉諸處決口臣自聞復置修河司指揮即欲建言緣臣叔百禄嘗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躊躇至於閱月今中外詾詾皆言不便臣有言責當陛下耳目之任若避嫌緘嘿坐觀國事有誤則臣之罪大矣陛下亦何賴焉是以冒昧竭盡其誠唯陛下深察臣無任懇悃激切之至

范太史集卷十六

范太史集卷十七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乞罷回河劄子 元祐五年十月五日

臣竊聞已有旨除臣試給事中臣蒙陛下擢任言職未有毫分裨補今遽蒙遷擢實懐愧懼雖捐軀隕首無以上報然臣有愚懇不敢不陳臣自九月以來聞朝廷復置修河司實見人情詾詾不安皆言回河不便臣因經

造每與傅堯俞相見講求利害皆以為此事至大不可
不言至二十八日臣方進入文字今纔數日聞堯俞改
授吏部尚書臣除左省之職臣非不知給事中職髙而
責輕諫議大夫班下而責重人情誰不以升進為榮以
免憂責為喜然臣竊以回河之役最為當今大患又聞
差使臣五十九員往五十九州刻刷差兵赴役又差内
臣大使臣四員團結興發次第如此天下豈不騷動且
河北百姓未嘗告訴乞朝廷回河而無故興此大役逆

天地之理易山川之位以國財民命填無窮之壑而取不測之憂此實安危所繫臣豈敢不力爭夫河不可回臣論之已詳朝廷若以臣言為然即乞罷回河之役以免河北將來倒垂之急息數十州困擾之患臣願以一身救數路生民之命雖死無憾若河不可不回以臣言為不然則當顯行黜責不當却得優遷此乃執政大臣欲以美職塞臣等之口使人貪利而不言耳朝廷若使執政得以官職誘人則畏威者無不鉗口貪利者亦皆

結舌天下利害之實人主何由得知此非陛下之福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方垂簾聽斷皇帝陛下未親政事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大臣乃以陛下官爵為蔽言之具臣雖至愚所不敢當臣若黽勉就職是與執政同為欺君若陛下一日覺悟以臣為如何人也伏望陛下詰問大臣臣所引先帝詔書可用與不可用陛下昨降罷修河司指揮可行與不可行今來復置修河司是與不是中外人言便與不便然後考核臣言之是非若臣言

是乞賜施行若臣言非乞加黜責免至叨冒恩命再三辭避煩瀆天聽臣無任懇激之至取進止

又乞罷回河劄子七日

臣聞周靈王之時穀洛鬬將毀王宫太子晉諫以為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宫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鬬而妨王宫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宫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

以動衆役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以說秦令鑿涇水為渠溉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有不可勝言之害此乃西北二虜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朝廷輕重所繫天地血脈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絶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

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臣等所言為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為念以國家安危輕重為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飢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言為不然方册中語皆不可信而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為州縣大患不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為羣盜及不至火急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

州縣鄉村坊郭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擾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倉庫空竭内則姦狡窺伺别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作過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成功則臣言顯為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可以示朝廷典法令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為國耶為身耶若為

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事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
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唯欲人之同已而不欲人之異
已豈唯國事不當如此為大臣身計亦未為得也人臣
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若聞
命遂緘嘿不言不唯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
為貪利無恥忘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等所
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別白是非
明辨可否使如臣輩不得緘嘿取進止

貼黄昨開第三第四鋪而第七鋪潰決已非人意

所料恐將來閉塞必有不測之患

乞罷河役狀十一月六日

臣所領工房伏見朝廷應副修河司所司如支河陰汜水等處綱米五萬石及差裝卸兵士二千人洛口雄武埽鍬手各三百人支在京箔塲蘆蔴四萬領修役兵營寨之類日有行下文字臣昨為諫官極論回河不便未嘗施行今河役不息功費漸大恐修河司須索不止於

此朝廷若不罷河役則無不應副之理門下亦無由不行下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中外人言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民力有害無利謹具所聞見回河不便畫一如後

一水性趨下自祖宗以來河決以次向西此則地勢東高西下其理不疑商胡故道已行三十餘年隄防日增如築垣居水淤填積久其地必高此不待見而可知今北流千餘里欲使復為平陸故道千

餘里欲使復為洪流恐非人力之所能也

一四瀆者天地所以節宣其氣如人之血脉不可壅遏今北流已九年豈非天意有定就不趨海乃是地形順便今來回河上違天意下逆地理騷動數路幾半天下枉害兵民性命空竭公私財力投之洪流不知紀極非徒無益更取患害

已上是河不可回之理

一北流水行地中已是見成河道只須修立隄防便

為永久之利若歲歲增修一尺一寸皆是所得不為枉費東流已廢九年聞故隄穿穴一萬餘處陵谷遷變況於埽岸人力所為今若修完便同創置恐非人功國力所能供億譬如朽爛水槽多年不使一旦盛水豈不疎漏況水之性必不捨下就高設使能以人力彊向故道必為大患

一北流每年不免決溢自是隄防未理水政不修埽岸怯薄全無備禦當夏秋之際小川猶漲自古未

有無患之河豈可因漲水噎凌決潰便欲全河回改設使能回向東不知可保無決溢之患否

一南宮上下埽連年決潰皆緣隄岸卑薄深冬噎凌衝破臣不知去冬以來曾與不曾增葺隄防如其不然則今冬噎凌之際豈可保其無虞訪聞北流西隄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許一例卑薄昨南宮埽止高二尺濶五尺瀕河長老無不寒心又官中累年不調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責罰指揮河清兵

士為修河司諸處抽使所存無幾水政如此豈得為河不為患及有決潰則歸咎北流便欲回河豈為實論

一議者謂北流横絶御河失漕運之利及西山諸水壅蹙為患且大河向北自可漕運何必御河西山諸水自上古以來有之非獨今日大禹舊迹循西山而行與今北流正相符合西山諸水入河無疑但築隄防空留西山水道使之入河何為不可

一李偉元奏欲以閉宗城決口及還深州之費回奪大河夫宗城決口雖大必不至費一千八百萬物料竊意元初檢計官故作情弊大數檢計意欲朝廷見其費大不若用以回河然後李偉却索此數自謂能了朝廷若遣可信之人別行檢計的確合用物料當見欺罔且塞全河與宗城一決口大小不同可坐而知臣竊計一千八百萬物料塞宗城則必多塞北流則不足李偉必是且索此數將來

一千八百萬必了不得朝廷既已興工不可中輟必須接續應副大抵興事之人無不如此范子淵武濟之役已用此計及至敗事又無窮須索朝廷知其不可方罷而子淵猶以此藉口歸過朝廷以為不應副非是功不成今李偉與子淵正同而河役浩大又非武濟之比奈何信偉此言

一熙寧初已議移深州至今不能移者人情重遷故也今欲回河雖免深州之患而不顧北京可乎昨

沙河第七鋪潰決已逼北京可為寒心今欲移一深州二十年猶不能也況北京之大豈比深州將來河不可測萬一北京被患如何可移

一李偉稱北流破放省稅近一百萬臣以為此是隄防未理水政不修今若理隄防修水政則河不決溢不占民田河灘可耕省稅可復而又東流故道多為膏壤彌數百里皆出省稅今為失稅而欲回河不知先費用幾百料稅

一閉塞北流壓水既髙則上流必深諸處隄埽豈可不慮大抵河患常出入人意外如昨來開第三第四而第七鋪決將來閉合未知為患所在豈可保上流諸埽必無決溢

一昨吴安持奏第七鋪危急調過急夫七千人而後兵不在其數用梢芟一百餘萬聞其實數不止於此下七緷埽皆被吹墊勢如漏巵經二十日用功終於棄捨任其決潰此乃救護積年壯隄上一決

口猶不能為力而况兩岍漸進馬頭於急流巨浪中旋下梢草客土欲合龍門此必不可為明矣

一北流雖有決溢乃是天災非人所為瀕河之民雖被水害然亦有填淤肥美及漁採之利不聞失業愁苦之嘆今回河向東若有潰決乃是引河水以灌注州縣百姓豈得不歸怨於朝廷譬如天火人火天火自是災孽人火必有歸咎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利多害少即不須改作今北流實有大利

豈可以有小害便妨大計
一塘濼淤淺非因河決所致熈寧中先帝以塘水多
堙廢嘗遣監司以巡歴為名案行檢視此乃積年
不修然先帝亦未遑疏濬也且朝廷與契丹通好
幾及百年豈是塘水能限敵兵乃朝廷恩信深結
其心每歲饋遺金帛敵貪厚利所以不動若其棄
好背盟何路不可入寇豈塘濼所能捍禦朝廷亦
何嘗恃此以為險固

一河入界河幾二百里乃入海此最為天險實中國大利議者曾不計此乃憂河入北界若入北界當於初決時一直北注不應却東入海又西隄屢決水還北流此可知向北地形高仰設使河入北界乃是契丹之災況必無此理

一竊聞欲用沙囊以合龍門自古唯韓信用沙囊壅濰水以敗楚兵未聞大河可用沙囊壅合此與范子淵用鐵龍爪濬河無異河水所向土山亦摧豈

有布袋盛沙土可禦洪流也

一臣見傅堯俞言有人自河北來言北京地無横草石炭非常踊貴此乃九月中所聞未知今更如何聞往年六塔河役民間費錢五百文方了納梢草一束審如此則生靈何辜朝廷聞之豈得不動心也

一近依修河司所請降朝旨下河北轉運司并修河司曉諭州縣民户向去别無科配物料臣竊恐此

止是空文物料不出於民何從而得興動大役豈有不騷擾者但恐朝廷雖降此指揮民間困苦亦無由盡知如役兵死未免只作逃亡申報民夫死則官中更不知數此尤可哀憫也

一修東流故道是一大役閉塞北流又一大役此二大役其害已不可勝言非民力所能堪今西戎未款服萬一更有邊事將何以枝梧

一天聖初朝廷遣參知政事魯宗道往滑州相度塞

河口功料其後欲塞商河亦下學士院集兩省臺
議官議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倚仗一李偉即興
舉大事臣前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者十有九今
采於中外之論無小無大皆言不可非止十有九
而已自古未有違衆作事而能成功者也
一修河司奏打量第四鋪巳下至孫村口大河水面
即目高如孫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臣聞前年顧
臨謝卿材王孝先唐義問陳祐之張景先等衆官

講議躬親相視據孫劾等開撅井筒衆定得有二丈一尺有餘取引不過難以還復故道後來再遣使案視與前所驗無異今修河司所奏已是河水伏槽之時猶高二丈五尺已上則昨來夏秋之際漲水必更倍高何以回奪不過且京師去北京不遠河水深淺地形高下皆可案驗而二年之間前後所定如此不同豈可不考核虛實坐受欺罔就使孫村口實爲低下要是東行故道大勢已高流

河不快所以就下昔漢成帝時河決平原遣王延世塞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言延世前受楊焉術以塞河而蔽匿不言不若遣焉與延世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更相難極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者而從之鳳如欽言奏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古者欲舉大事故欲人為異同反覆詰難至於窮極然後利害可見朝廷擇而從之昨謝卿材以議不合先罷范子奇至河北纔兩月又以異

議罷而專信李偉偏說此中外所以未服也

一臣案歐陽修言慶歷中橫壠之水自下流先淤是時修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下流既梗乃於商胡口決據此則先是上流不快上流乃決小吳之決恐亦無異商胡今修河司專閉塞北流而不管故道可行與不可行海口快與不快若海口出泄不快將如之何今只打量孫村口高下便望成功亦恐利害未盡

一李偉稱北流河道動濶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然大河行流謂之一漈一迭豈能必使之攤平徧滿故每緊溜走移或東或西所向即決蓋無隄防扼束之弊者臣觀古人唯不欲與水爭地故遠為隄防使游波寛緩而不廹正以隄防扼束為水之害則多決溢若兩隄相去數十里其河自有中流豈有攤平徧滿之理水退則人皆種麥比及水至麥已倍收且先帝宣諭唯欲遷州縣以避水而李偉

乃欲以隄防束水不唯極非先帝聖意亦正與古人治河相反

已上是河不可回及不須回之事

右臣竊以論議之臣止言其理至於知河事者則言其事今其理已極為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陳先帝所謂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於以人事治水乃後世之獘先帝之所不取也昔堯知鯀不可使治水然而四岳請試鯀者豈固欲違堯意而害天下哉葢當時治水

之人未有以曷鯀而鯀必執其說以為水可堙塞而治故也仁宗時李仲昌欲塞商胡復横壠歐陽修極言不可執政不聽修而聽仲昌仲昌終以敗事得罪以仁宗之明豈不知修可信而仲昌功必無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堯試鯀之意也熈寧初張鞏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宗遣司馬光等往按視光亦極言不可而鞏等急於有功纔塞而復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静五州軍之境以神宗之明豈不知光可信而鞏等功必無成然而

用舉等者亦堯試鯀之意也夫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方今四方無虞西北宴然年穀稍稔民力稍紓若更休養數年庶幾有太平之望唯息河役則中外無復一事豈可試一李偉必待如鯀及仲昌而後止也臣考之方冊自古壅塞川瀆必有禍敗共工𩫖高堙卑以致滅亡鯀堙洪水上帝震怒績用弗成殛於羽山周靈王欲壅穀洛太子晉深陳禍福以共鯀為戒梁武帝伐魏作浮山堰壅淮水以灌壽陽窮竭境內之力以爭一州四月堰

成而九月堰壞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怨毒盈於遠邇古今以為無道今塞北流與堰淮何異且梁武以灌敵國今乃自困吾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以此較之尤為不可凡論河役正如邊事搢紳之儒則言和戎介冑之士則言征伐今問儒者必欲息民若問水官必欲興事欲塞河者是用兵之說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說也彼水官之欲興役如將士但知攻戰而已朝廷豈可不審擇利害而興天下大役止以為此輩進身

之資臣今雖無言責而有官守職在出納通達上下之情聞見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與大臣平章若審如衆論有害無利即乞早罷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修河司兵夫物料可就用修塞諸處決口委外都水使者漸理北流隄防如此則數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齊桓公轉禍為福之計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賜裁擇

范太史集卷十七